

無敵三勇士

三幕歌劇

劉白羽原著 超武改編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4710

代 序

反映部隊的戲劇，在山東，尤其是戰鬥劇報導是有甚成績的，然而描寫戰士們日常生活的却為數不多，趙武同志這一劇本因此而顯得更有意義。這一劇本，以劉白羽同志名作『無敵三勇士』為藍本，描寫了解放軍三個戰士之間的關係怎樣不團結而又在怎樣教育下面團結起來而成為無敵的英雄故事；其中心人物事件，保持原作的精神，並且作者以其曾經生活在部隊的經驗，生動地賦予了這些人物事件以戲劇的形象。

這樣的三勇士，在解放軍部隊裏邊，原是平常的人。他們來自各個角落，各各帶來舊社會加之於他們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某些負擔，因此在他們接觸交往之中，免不了有些阻隔和糾紛，而這，是不能不削弱戰鬥力，更難能成為無敵的戰士的。共產黨要教育這些人英勇無敵。這裏就從平常的事件引出來不平常的效果。這處

是作品裏邊所寫的三勇士生活底嚴肅的原則性，他們生為戰士，有他們底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為革命為人民而一致前進去殲滅敵人的思想與行動，他們英雄的性格在這個原則之上得到了統一。這是真實的。而通過他們之對於他們共同的階級敵人之深沉的階級仇恨，因而他們訴苦之後的接近起來擁抱起來的情景，又是這樣的有着典型性：我們都曾經親自見過千百萬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在掀起了訴苦運動的熱潮之中怎樣提高了階級覺悟，其後，在戰場之上又怎樣充分表現了戰鬥力的旺盛，而平常的人遂成為不平常的無敵的英雄。因此，這一劇本對於部隊的貢獻是有其現實的強烈的教育意義的。

在劇本本身描寫方面，我想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它底不僅僅為戰士所能够欣賞的劇情結構和人物形象，而且它有能够為戰士自己運用的演劇性，這就是它底單純、明朗、通俗、活潑等等優點所表現出來的場面、動作、語言、情節。當然，在我們今天的創作水平來說，超武同志這種寶貴的思想勞作是值得學習的，雖然我們還希望作者給我們更多的或者更好的東西。這就是如果以這一劇本來說，它還存在着一些缺點，比方人物性格之不够突出，寫的還過於樸素；結構也還有些鬆散，似乎是太長了一些；而語言尤其是唱詞，選詞用字是比較疏忽的。但是，這不失為一個好的創作，它反映了戰士底之由過去到將來，始終貫串我們黨底改造人底力量，這正是現實主義方法，因此我極願將這一創作介紹於我們

的部隊和一般演出者。

賈 霽

一九四九年五月於濟南

0613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李占虎——班長。

趙小義——新解放不久的戰士。

周發奎——外號老油條

高少平——戰士。

劉青和——戰士。

秧歌隊八人。

鑼鼓胡琴隊六人。

羣衆若干人。

景： 是一個大道旁的小菜園，週圍籬笆上爬着
花藤，正開着牽牛花，透過籬笆看到裏邊

的菜蔬，籬笆前是條大路。

啓：鑼鼓喧天，人聲喊着集合，周發奎背着槍像想着什麼問題似的，從左邊上來，剛走到籬笆前邊正中，後邊傳來了趙小義的喊聲，周發奎並沒有停止腳步。

周：〔一面走一面唱第一曲〕

剛才開會來評功，
你一言我一語爭的怪兇，
班長他評個二等我同意，
閻成福和他一樣我不贊成，
我提出理由大家反對，
解釋來解釋去我思想不通。

（這時，趙小義在後邊喊）

聲：周發奎，周發奎

周：（回頭看了看，欲往前走，趙小義背槍上）

趙：老油條，怎麼叫你聽不見呵？！

周：有事你說吧！（不耐煩的）

趙：開會還停一會，五班在佈置會場，（鑼鼓響起）你聽，鑼鼓敲的那麼熱鬧，秧歌隊正在集合，走，咱去看看去。

周：有什麼看頭，扭來扭去還不是 5 6 5 老一套。

趙：老油條，真他媽老油條，什麼都不感興趣，什麼都老一套，你扭扭我看看。

周：（隨便說了一句）等我哪天精神上來的時候，

我扭一個山西秧歌給你開開眼。

趙：山西的？

周：（不料引起自己的話來）山東的也會。

趙：哦？會這麼多呵？你這不是還不簡個單嗎？！

周：想當年在家踩高蹺，你猜誰在前邊領頭？

趙：（肯定的）不用說是你周發奎了。

周：你再說就不對了。

趙：這樣說來在文娛方面，你不還是把能手嗎？

周：（自負得意的）不敢說是能手，馬馬虎虎。

趙：那俱樂部以後開會，我一定選你當文娛委員。

周：免了吧，你別給我添些麻煩，從來不想當官。

趙：不想當？怕是當不上吧！

周：當不上？小趙，我不是對着你吹大氣，別說文娛委員，想當，俱樂部主任，誰也搶不了去，就是有點思想弄不通。

趙：什麼？

周：（一字字的）嫌麻煩。

趙：別給自己臉上擦粉了，俱樂部主任可不簡單，不但懂得這一套，還要政治上負責，指導員不是講過嗎？

周：得了，得了，現在不是上課的時候。

趙：指導員講的不對嗎？

周：指導員講的對……你……

趙：我講就……

- 周： 你講的也對，可是你和指導員就不一樣，人家指導員是自動入伍的，……
- 趙： 我又是機關槍歡迎過來的是不是？
- 周： 這是你自己說的。
- 趙： 你不要自高自大，你只能和我比，你幹革命三、四年，也不還是扛七斤半。
- 周： 怎麼？扛七斤半不光榮嗎？哪次打仗姓周的不是跑在前頭。
- 趙： 就憑這一點就行啦？
- 周： 就憑這一點，你就要佩服。
- 趙： 那你就一輩子老油條的外號也去不掉。
- 周： （不關痛癢的）去不掉你們就叫，我就老油條，我就油條一輩子。
- 趙： （玩笑的）我叫你三聲你敢答應？
- 周： 隨你的便，嘴長在你的鼻子下。
- 趙： 老油條！
- 周： 在。（低應）
- 趙： 老油條！
- 周： 有。（較高應）
- 趙： 老油條！
- 周： 在這裏，怎麼樣，回過頭來看看，（趙莫明其妙的對準周，周打量趙一下）還是那個樣呵！我心思你漂亮了哪我老油條不還是我老油條。
- 〔唱第二曲，慢悠悠的溫制的〕

趙小義你不要把人欺，
老油條可不是你叫的，
吃小米比起你見的過多，
不服氣戰場上咱比一比？
你那樣都不行還亂挑眼，
爲什麼還到處亂吹牛皮，
我勸你從今後老老實實，
論革命你還要拜我爲師，
老油條從今後你最好不叫。

趙：（插白）你不進步我還是要叫。

周：（接唱）你叫你的，
我聽我的，

看看氣死那個狗日的。

趙：我說老油條，你這扯不長長，拉不圓圓，不發火，不生氣，實在難辦，你爲什麼不和閻成福比哪？！

周：閻成福？

趙：是呵，人家閻成福弄了個二等功，你怎麼就評不上呢？

周：那麼我先問你，

趙：我要你先說。

周：哎，我問你一句話，你說今天的評功會上有沒有不公平的地方？

趙：（不加考慮）有。

- 周： 那點不公平，你說，我看看你的眼力怎麼樣。
- 趙： 我說呵，沒給你評一個功。（玩笑的）
- 周： 去你媽的，給你談正事，你也打哈哈。
- 趙： 你看出你說就是了。
- 周： 你說閻成福和班長比能比得上嗎？
- 趙： 我……我看不出來。
- 周： 我說你個小子呵，是他媽的頭上澆香油，腦袋裏灌洋臘，滑頭滑腦。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非驢非馬兩面三刀。見面哈哈笑，人走了又日他娘，幹了幾年國民黨的兵，你可學習了，會上好好好，背後發牢騷，看風使船，順水推舟，你是他媽蟹子過河遂大流，那邊人多，你往那邊跑，趙小義，你說這段話像你不像你？
- 趙： 老油條，你別胡說八道，我哪次會上好好好，背後發牢騷來？（着急的）
- 周： 啞啞，記性那麼壞嗎？自己做的最好自己檢討，讓別人說出來就不好看了。
- 趙： （認真的）你說，你說！
- 周： 好，我說了可不要臉紅，那天星期六，班裏都去參加上黨課去了，你一個人在屋裏大發牢騷，你說：『什麼他媽優待，還不是鬼吹燈，別的非黨員都能去，我就不能去？我日他娘的。』
- 趙： 老油條，你別加油加醋的，誰罵日他娘的來？

- 周：好，好，你不承認，就算我聽錯了行吧？！上邊那些是不是你說的？你說？
- 趙：是我說的；都是非黨員，劉青和、高少平都參加，我爲什麼不能參加呢？
- 周：人家劉青和、高少平坦白直爽，有啥說啥，打仗在前邊，生活起模範，你比得上？說呵！（趙不語）要是你比不上，你說怪誰呢？
- 趙：我說雙方都要檢討。
- 周：乾脆一句話，怪你我不進步，這能怪支部嗎？
- 趙：那我還……
- 周：你還說：『不相信我，叫我回家。』伙計，不相信你的時候你想扛這桿捷克式都扛不上，再說，你回家，回家幹什麼，蔣介石的隊伍抓了你一次還嫌不夠呵？老弟，眼光放遠點，離開共產黨就走不通，一句話，跟着共產黨走，就有光明。
- 趙：（信服的）你到底，比我懂得多。
- 周：不敢說多，這一點起碼認識的比你清楚，伙計！以後別叫我老油條了，你不快點進步，老油條的外號，就要送給你了。
- 趙：我才不要哪！
- 周：不要就要好好幹，別像我這樣吊兒郎當。
- 趙：你知道勸人家學好，你自己爲什麼改不了呢？
- 周：說的那麼容易，這也不是喝酒，說不喝就不喝

了。我從小就是玩高蹺，跑旱船，玩龍燈，拉拉胡琴唱唱戲，吊兒郎當慣了，一下子改不掉。班長，排長，指導員都和我談過，我也知道我這樣不對，可總是改的不快，反正我想跟着共產黨革命到底是沒有問題，沒有這個決心，打仗也不會往頭裏跑，這一點姓周的不含糊，不過，就是不想當幹部，當一輩子兵怪自在。

趙：你真不想當？

周：這不是吹牛皮，今年二月，讓我當班副，我怎麼也不幹，爲這個我還受了批評，批評我不願爲人民多做工作。

趙：那爲什麼評閻成福個二等功你不滿意呢？

周：他不够二等，我爲什麼贊成，我不像你那麼滑頭滑腦，明明有意見還舉手。

趙：你對這個不滿意，對那個有意見，你看咱班長怎麼樣？

周：那沒話說，打仗，愛民，對同志，咱說不出一點好來好天生好，所以閻成福和他一樣評，我就有意見。

趙：有意見等到慶功會上提。

周：那當然要提。（鑼鼓聲起）

趙：走，看秧歌去！

周：不去，說不去就不去。

趙： 你看，班長和劉青和、高少平來了！

（班長，高少平，劉青和上）

劉： 你倆個站在這裏幹什麼？

趙： 交換意見。

高： 剛才散了會，就交換意見，那兒來的這些意見？！

趙： 老油條，不，周發奎還是堅持他的意見。

班： 那不要緊，有意見還可以到大會上提，不對的地方，班裏的結論，還可以推翻。

高： 還有什麼意見，十一個人十個同意了，少數服從多數。

周： 什麼十一個十個同意了，趙小義是他媽中間份子，一開始不舉手，後來看看都舉了，他也舉起來了。別看他舉的怪高，他一點主見也沒有。

趙： 誰說我沒有主見，手是我自己的，我不讓他舉它就舉啦？我要慎重考慮。

周： 什麼考慮，你是顧慮。

班： 好了，一會在慶功會上，我們報告了老闆的事蹟，老周還可以提，讓大家評論，不過老周不要因為有意見影響了情緒。

周： 不會，二等功也好，一等功也罷，與我沒有關係。

（鑼鼓響了）

劉：秧歌隊來了，班長，人家來參加咱慶功大會，咱要好好招待人家。

班：連部已經佈置了。

（秧歌隊從左上，鑼鼓胡琴都跟在後面羣衆戰士若干人）

秧歌隊唱：

咱們的解放軍，
消滅了蔣匪軍，
開大會，來慶功，
模範英雄人人愛，
扭着秧歌來慶功。
打仗真英勇。
解放了濟南城。
選模範，選英雄。
人民的功臣都尊敬。

（衆人在喝采聲中，隨秧歌隊下）

——幕落——

第 二 場

時：慶功會後的第二天。

地：班的住處。

人：班長，周發奎，趙小義，閻成福，高少平，劉青和，指導員。

景：一般的空房子，正中有張桌子和幾條大、

小檯子，左邊是寢室門，正中是大門，桌上放飯桶茶缸等，其他裝飾可酌量增加，以不單調和過於麻煩為原則。

啓： 班長，趙小義，劉青和，高少平都在場，有的站，有的坐，都在看小趙學昨天識字班扭秧歌，他拿着一塊白手巾一面扭一面唱，大家都在笑。（扭停）

劉： 小趙真是抓雞不叫喚有兩下子，一看就會了。

班： 下次再開慶功會的時候，讓小趙也參加秧歌隊扭。

趙： 還有老油條，昨天他和我說，他會山東的，山西的，還會踩高蹺跑旱船。

班： 周發奎是有些門道道，吹、拉、打、唱，都能來一套。高興的時候，弄個小玩藝也怪好看，昨天開會扎的那兩個大彩燈，就是他的手藝。

趙： 那可要看他高興，下次一定讓他扭扭。

班： 你們在，我找找他去。（欲走）

趙： 急什麼，一過午的時間，咱們一個班又分兩下開，一會就完了（說完又扭起來，周發奎上）

周： 勝利品今天又高興了！（玩笑的）

趙： （掃興的）你叫誰勝利品？

周： 只興你叫我老油條，你也知道不好聽啦？！

趙： 我以後不叫。

周： 我以後也不喊。

班： 咱以後不準叫外號，雖然都是自己同志，這樣開慣了玩笑也不好。

周： 我明明姓周叫周發奎，你們不叫，倒叫老油條，以後我再聽見誰叫，我給他把牙敲去。

趙： 哎呀，這麼厲害！那我們就不叫。

班： 對，我們就座談吧，上午已經告訴大家準備了，再簡單說一下，昨天連部提出創造團結友愛班，條件有兩個；一個是戰場上生死抱團結，互相幫助。一個是平時要互助，大家一條心。我們現在研究研究，看看有沒有補充，假若沒有就討論，我們能不能爭取到那面紅旗？

衆： （除老油條外）能！

班： 大家說說，有什麼條件能够爭取到呢？

劉： 我先說。

〔唱第三曲〕

叫聲班長聽我言，
咱們要爭取模範有條件。
首先是班長領導的好，
大家同志都很能幹。

班： 主要是靠大家同志的努力。

高： 我發言：

爭取模範有條件，
咱班裏早有基礎有骨幹，
要注意以後少開玩笑，

影響團結就不合算。

班：對，以後我們說玩話可以，不要開的過火，人都要面子，一個反了臉，就會影響團結，這點不要看小了。小趙，你覺得有信心吧？

趙：有，有班長正條領導，我們跟着走錯不了就是了。

班：班裏搞的好壞，我當然要負責，可是要想爭取模範不是我一個人能決定的，你說說你的看法。

趙：我要講的他們都替我說了，再說還是重複。

班：重複不要緊，你從來不大發言，一個班要搞好，大家都要出主意，你還是講講。

趙：我說的不大好，
大家都是老同志，
比起我又有文化和政治，
我入伍一共六個月，
虛心向着你們學習。

周：（半天插了一句）小趙嘴上又摸上蜜了。

趙：真的，以後看，要不我和你挑戰？

周：哎，算啦，免了吧，真金不怕火煉，是銅是鐵，將來戰場上就會知道，敵人的機槍大炮是試金石，用不着來這個形式主義。

班：那什麼是形式主義呢？這是革命競賽末！

周：我來不慣這一套，我是玩現的，到那個節骨眼看就夠了。